



## 春天的花开

邹天兵

虽然小燕子还未飞回来  
但是风儿已经柔和  
吹面不寒  
三月的阳光很暖

平缓的当下  
和遥远的未知

养了一冬的栀子花开了  
闻得到清淡的花香  
澎湃的喜悦  
氤氲着房间中的我

轻轻地闻一下花香  
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初见栀子花  
那是在街路上走过  
偶遇在不知是哪家的窗口

满室的芬芳  
沁润着心底最深处的柔软  
顺着花香  
我看到摇曳的花瓣  
白色的浪漫纯真  
跳动舞蹈着倾诉着  
悠长的往事

那时真是年轻  
没想到多年之后  
栀子花走入寻常日子  
每个春天都可相见

春花伴着星移  
风卷带走云舒  
有花香相伴的人生  
是不离不弃美好的精致

## 眺望春天

王莉

立春日,来到四方顶。  
走进四方顶,就是走进了广袤辽阔。随摆渡车陡曲迂回,穿行山间。车窗两旁的雾凇应接不暇,愈来愈浓厚,也愈来愈壮美。

过枫台,一幢红亮惹眼的小木屋,掩映在毛茸茸的玉树琼枝间,其欧式典雅的风格,在广袤湛蓝的天空下,呈现出活脱脱的冰雪童话世界。虽山高天寒,这一栖住之地,瞬间将心萌化。住于此,可看尽旭日东升时晨光里的紫气东来,一派祥瑞;看尽暮阳浸染时的光影交错,红裳霞被;看尽夜晚星空璀璨的星罗棋布,莫测变幻——那该是怎样的惬意!

于海拔1233.3米的山顶云台处下了摆渡车,放眼四周的苍苍莽莽,心也明朗起来。风的凛冽度,已较寒冬里降了等级,可置身62米高的10层瞭望塔外,这高处里的高,寒风立时扑面而来。风瞬间将人强力裹挟,只能侧着脸。可是,这么远来奔赴这雾凇,怎能舍得眼前的盛景呢?

眼前的慷慨赠予,一览无余。至高处,我深情远眺,五县市(辉南、桦甸、靖宇、磐石、白山)。我敬仰长空的广阔无垠,我敬慕山川的连绵巍峨。云烟笼罩,雾气氤氲,莽莽苍苍,自然且原始。

走下观光塔,来到云台,在顶子上的雪野里恣意放逐。

冬,原本清冷枯瘦。在这里,却繁华静美。树木或阔大或秀颀,披挂银装,每根枝条,无论粗细,无论长短被冰雪细细包裹得严实合缝,无一遗漏。有高擎于天际的

枝桠,似要触及苍穹,与天试比高;有低垂轻拂雪面的,雍容生姿。这个顶子可是以“枯木天堂”冠名的呢!枯木或匍匐或直立,坚韧了一季又一季,在雾凇中形神俱佳,尽显出岁月的痕迹。它们走过繁茂,走过沧桑,不卑不亢,不畏不惧。

脚下积雪轻响。对比起家里斗室的杂乱,远眺着山峦叠嶂,近享雾凇笼罩,步步生莲,心情舒畅,说“置身仙境”不为过。太阳如同晕染的一样,散发出粉红的光晕。我们也祝愿这雾凇美景存留得时间能长久一点,生怕艳阳高照,雾凇散去。

游客都在等10点放鹿出园。几只梅花鹿可是这山林里的萌宠。“鹿”有“禄”的吉寓。山中寻鹿,连同赏雾凇美景,可谓不虚此行。小鹿出了圈,先是伸直脖颈,对前来围观的游客机警地打量着,踌躇地原地挨挤着,挪移打转着。随着驯鹿师傅的引唤,它们欢欣紧跟其后,乖巧地被带到雾凇树美的空地。游客岂敢迟疑怠慢,纷纷举起手机,或就地支起三脚架,或操起航拍,生怕小生灵们远离了最美视线。驯鹿师傅从衣兜里掏食喂小鹿,并让小鹿“转个圈”“伸爪”“谢谢”……小鹿乖巧的神情顿时一一上线。渐渐地,它们肯和游客同框拍照了,可以接受游客的喂食了。

在薄而淡的雾气中,小鹿健美的四肢伶俐伶俐调皮地躲闪着游客,游客身着厚厚的防寒衣物,深一脚浅一脚地追随其后。那一刻,游客的心也畅快起来。既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又想靠得再

近些。

我猜想,它们一定会感知到,冬天在蹑手蹑脚地收场,于是,它们得意地丈量起春日的阳光。小精灵们的长睫毛闪忽闪的,按耐不住春临的喜悦。它们先知先觉,对盎然新绿的企盼会远胜于人类吧?

寒风已知时日不多,削减了凌厉,怯懦了叫嚣。扑棱棱飞起的灰鹊声声脆响欢唱,殊不知,大地在暗流涌动,在更换新鲜的血液。春的消息已经在传递,生灵们已在为赴约春天做着准备。

雪地泛起微光,薄雾散开,逐渐显露出斑斑驳驳的光影。雪野里每一步行走,心随景迁,静谧中思量起此刻定有新生在萌动。迈进春天的门楣,一场关于新生与希望的盛大序幕已然拉开。沉睡了一冬的山林,正开启着量子级别的苏醒阵仗吧?不消多时,冰粒中的冰凌花就会紧握起小拳头,把金黄开进春天,只待一股脑学会绽放,春便蔓延起来,沉醉不知归路了。

风可是十足的情种,待一场春风掠过这片顶子的每一处,枝桠上的芽孢就将显露出来。顶不住风的耳鬓厮磨,她就会睁开绿色的眼,看遍春天布置的角落。待林间的飞鸟衔来春泥中蠕动的幼虫,春便会次第蓬勃繁茂起来。

感谢立春日里一场雾凇的赠予,等冰冻的大地丢盔弃甲,露出东北汉子般的铮铮筋骨,春天将要在里被打开——遗忘掉寒冷,遗忘掉冰霜,眺望起崭新的春天。



东丰农民画《惊蛰》

作者 姜海杰

## 数九歌

闫英学

一场场春风刮过后,路面上存有冰雪的地方消失得无影无踪,寒冷的冬日渐行渐远。翻看一下日历,眼下已是“七九”的天气。

此刻,我忽然想起母亲唱过的那首熟悉的数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儿时,每当到了冬天,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坐在火炉旁,一边纳着鞋底,缝补衣服,一边轻声哼唱数九歌。那声音,低沉而又温柔,仿佛有着一一种魔力,驱散冬日里的寒冷。我们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听着歌谣,感受着炉火的温暖,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母亲告诉我们,在她小的时候,就没了听姥姥哼唱数九歌。它记录了冬天的变化,也提醒着人们关于农事的安排。

母亲勤劳善良,性格刚强,她不但心灵手巧,操持家务,还会做衣服。进入冬天,母亲总是按照数九歌的节奏来安排家里的生活。一九二九时天气寒冷,母亲会把我们裹得严严实实,生怕我们冻着。

她自己则在屋里忙着缝缝补补,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准备。三九四九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母亲会把屋里的火炉子烧得很旺,火炉子发出“噗噗”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悦耳。冰冷的屋子,点燃了火炉,立即就变得暖和,不再冻手冻脚。五九六九,天气渐渐转暖,学校陆续开学时,母亲会提前让我们把穿了一冬的厚棉衣脱下,想办法换成轻便些的秋衣秋裤,让我们高高兴兴上学去。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们边走边玩,抚摸着路旁软软的柳树枝条,仔细地寻找嫩绿的柳芽绒毛。柳树如同春天的使者,宣告着冬天已经成为过去。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母亲说,这个时候,大地里的小根蒜绿了,冒出头了,就让我们去村西

的那片地里挖小根蒜。刚刚有些绿意的小根蒜,是在干枯的黄叶下萌发出来的,需要仔细辨认才能有所收获。小根蒜喜欢“群居”,多的地方,一片连成一片,挖也挖不完。新鲜的小根蒜挖回家,母亲很高兴,洗净端上餐桌,还会给我们炸一碗喷香的鸡蛋酱,蘸着鲜嫩嫩的小根蒜,辛辣伴随着鲜香,吃起来特别爽快。每次吃上新鲜的小根蒜,所有人心里都是乐呵呵的,终于熬过了漫长的冬日,盼来了温暖的春天。

到了九九加一九的时候,母亲便会督促父亲,收拾菜园子的农具和种子。母亲说,这是新的一年,就是新的开始,我们要用勤劳的双手,把菜园子整理得井井有条,吃菜不用买。母亲忙完家

后,还时不时帮助父亲打理院里的菜园子,种窝瓜,种葫芦。待窝瓜、葫芦秧成熟后,母亲还懂得给它们分叉,掐去“谎花”,窝瓜蛋和葫芦蛋长得又快又大,水灵灵的……

母亲的数九歌,不仅仅是一首

简单的歌谣,它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饱含着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如今,母亲已经是92岁高龄,走路也不方便了,可她对这首数九歌还是记忆深刻。每当我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母亲那温柔的声音,想起在那些寒冷的冬日,母亲对我们的呵护和对家的守护。

母亲的数九歌,是我心中永远的歌谣,它让我懂得了顺应自然的节奏生活,也让我明白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爱,有歌,就能在寒冷中找到温暖,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